



從保存花磚、復刻花磚到宣揚花磚文化，徐嘉彬為臺灣的花磚外交，寫下漂亮的一頁。

重現百年前的時代風華

徐嘉彬與花磚的相遇

文／林蔓禎 圖／林蔓禎、徐嘉彬

「臺灣花磚代表的是建築歷史的脈絡與那個世代的審美觀；在當時是身分、地位、財富的表徵，更是美感的追求。而每一棟建築，花磚的排列、配置都不相同，形成精采的裝置藝術；因此欣賞花磚時，可多觀察其拼貼之美、與建築的結合，以及圖案表達的意涵。」

——徐嘉彬



在臺灣，早已停產百年的花磚工藝，在一群有志之士的堅持與守護下，率先恢復生產；從蒐集、造冊到搶救古厝花磚，並進一步成立花磚博物館及復刻花磚…，這所有行動的發起人與靈魂人物，就是臺灣花磚博物館的創辦人徐嘉彬。他從最初憑

藉一己之力，騎著摩托車穿梭於大街小巷尋覓花磚古宅，在拾掇、搶救一片片花磚之際，也串連起一段屬於古老年代的臺灣歷史與回憶。

“ 臺灣花磚歷史 ”

根據資料記載，花磚最早出現於歐洲，稱為「馬約利卡磚」(Majolica Tile)，西元 1870 年左右，擁有「日本近代窯業之父」稱號的德籍教授哥特弗里德·華格納 (Gottfried Wagener) 移居東京，同時將技術帶進日本，並對日後日本花磚工藝的蓬勃發展影響深遠。而臺灣的「花磚」，指的就是流行於西元 1915 到 1935 年間的建築裝飾，之後因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停產。僅僅流通 20 年的時間，卻留下無數美好的記憶與生活足跡。透過一棟棟經典傳統的老屋及古建築，花磚與紅磚、洗石子、磨



每一片花磚的圖紋都有意義，花卉、瓜果、魚鳥象徵福氣綿延、連年有餘。

石子等建材，結合為建築物的重要一部分，並與剪黏、交趾陶、雕塑、彩繪等工藝交相輝映，鑲嵌於建築物屋脊、門窗、牆上等顯眼位置，以凸顯花磚之稀有與珍貴。走過時代軌跡，花磚不僅承載了歷史的重量、標誌了時代的風華，更將百年前的特殊裝置藝術傳承下來。

“ 與花磚結緣 ”

徐嘉彬是典型的理工生，理性思考、冷靜嚴謹，講求邏輯與科學數據，很難想像他竟然對充滿藝文氣息的古玩、老件情有獨鍾。當時的他木訥口拙，做研究一級棒，談戀愛卻常無功而返，直到某次與鄰校中文系的聯誼活動中，一位讓他心儀的女孩，知道他喜歡攝影、拍老房子，便分享她臺南老家古厝的一張老照片，畫面中老屋護龍上的六片磁磚，飽受歲月洗禮卻



新北三重先嗇宮，擁有全臺廟宇最大面積的花磚牆，圖為位在虎側位置的兩道康乃馨花磚牆面。

依然耀眼奪目，原來它們還有個別致的名字「花磚」。這是徐嘉彬與花磚的初相見，而這位中文系女孩後來就成了徐嘉彬的另一半。因此他說，「花磚不僅是我一生追尋的志業，更是為我牽起一世姻緣的媒人」。

徐嘉彬與花磚，從此結下不解之緣。某日他跟攝影同好到一棟即將拆除的老屋拍照，正巧屋主就在現場，發現徐嘉彬如此喜愛花磚，便將原本打算丟棄的花磚送給他做紀念，這是徐嘉彬搶救並收藏的第一片花磚「波斯婆婆納花磚」，寶藍色的四片葉子象徵健康，是臺灣最常見的花磚樣式。這個偶然的緣分成了重要的契機，也為他日後的花磚志業奠下了基石。當年還是學生的他，一有空便騎著摩托車到處

找老房子，搜尋花磚蹤跡。畢業後順利進入科技業，有了固定收入之後，他開始思考：「我還能為老屋為花磚做些什麼？」於是他嘗試更積極的在老屋拆除之前及時搶救花磚，讓老屋和花磚的精神以另一種方式存留下來。他從最初的單槍匹馬單兵作業，到逐漸建立起組織與團隊，到現在，徐嘉彬對全臺灣的花磚老建築皆已進行造冊與紀錄，若有任何動向，拆除業者、屋主及熱心網友都會主動告知，讓徐嘉彬及其團隊能掌握第一手資訊，進行搶救。

「經典花磚建築與文化意涵」

花磚在臺灣流行的時間雖然短暫，但在建築裝飾領域仍占有一席之地，融合西洋、和式與臺灣本土元素的花磚文化，透



過建築物本身提供的載體，將建築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。除了製作工法、藝師的設計理念，還包含屋主的品味及其想要表達的意義；因此，每一棟古厝，都擁有無可取代的獨特魅力。臺灣（含離島地區）曾有數千棟鑲嵌花磚的建築，雖歷經拆除、改建甚至凋零等過程而銳減，但仍有為數不少的古厝依舊昂然矗立。徐嘉彬在其著作《重返花磚時光》推薦了他心目中的經典花磚建築，包含高雄大社許氏古厝、金門水頭聚落黃天露宅、新北三重先嗇宮、臺中大安中庄黃氏古厝洋樓、臺中霧峰林家景薰樓等。其中，位於新北市三重區的先嗇宮，於民國 14 年進行修建，設計出全臺廟宇中最大的花磚牆，為沉穩莊重的廟宇外觀注入鮮明活潑的視覺感受。當時的修建工程還以「對場」方式進行，由廟宇的

正門為中準線分為龍虎兩邊，龍邊由唐山師吳海桐帶頭，虎邊則是臺灣師陳應彬坐鎮，各自率領團隊同場較勁。不只花磚，還包含木雕、石雕、彩繪等工藝，雙方秉持著相互競爭之餘仍須講求整體對稱、均衡的共識，讓這場龍虎鬥更加精彩絕倫。兩邊的花磚牆不論色彩、圖紋幾乎都無二異，但近距離觀察才發現兩邊花紋的些微差異。龍邊的單朵花卉有如結實纍纍的飽滿花穗；虎邊的每一束花皆開出三朵康乃馨，就像欣欣向榮的秧苗般挺立。以大面積青綠及白色為底色，藉由花磚排列，呈現傳統手工技藝的純粹美感以及有如幾何圖形般的夢幻變化，典雅之中蘊含細膩的巧思與創意，色澤鮮亮的釉彩歷百年而不衰，讓這座百年廟宇在時代洪流中更顯卓爾不凡。



徐嘉彬的第一片花磚「波斯婆婆納」，由 4 片藍色葉子組成的圖案，用色搶眼鮮亮，是臺灣最常見的花磚樣式。



孔雀圖騰組合花磚，代表家族圓滿與興旺，色澤飽滿的釉彩，仿如寶石般耀眼璀璨。

此外，臺中大安的黃氏古厝洋樓，是大地震後在民國 26 年完成改建的三層樓稀有建築。建物採用日本辰野式 (たつの) 建築風格，以紅磚、白石為主建材間隔堆砌，再於白石中央嵌入色彩斑斕的花磚，使原本的紅白建築更具有設計感，也成功揉合了臺灣元素、日本風情與歐洲品味三大要素。此古厝堪稱臺灣建築中紅磚與花磚建築的經典代表，一樓與二樓牆柱上的白石鑲嵌了綠色方形與三角形花磚，運用幾何拼貼手法，遠看像是一支支的綠釉花瓶，恰好與並排的歐式花瓶欄杆左右呼應。側邊牆上更匠心獨具的以紅磚排列出「囍」字，用心可見一斑。整體而言，傳統與現代思維並陳，既古典又新潮。

從搶救老屋到成立花磚博物館

隨著日積月累，收集來的花磚數量與日俱增，除了清潔、修復需要專業的團隊及人力外，儲存空間也成了難題。就在一次搶救老屋行動中，一棟坐落在嘉義市林森西路上的兩層樓百年老屋，產權已多次易主，最後一任產權人是一對中年姊妹，多年來每遇建商洽談都更事宜皆未點頭出售，直到徐嘉彬的出現，才覺得應該就是他了。徐嘉彬對此相當感動，更思忖著如果能同時兼顧二者，將老屋建造成一座博物館作為專屬於花磚的「家」，應是兩全其美的好辦法。而且嘉義是徐嘉彬的故鄉，不論就近照顧親人或回饋故里，都是博物館的最佳落腳處。



花磚博物館氣氛溫馨、環境舒適，圖為工作人員正為訪客做導覽。



經典的檜木紅眠床，以花磚為主要裝飾，是極稀有的珍貴老件。



成立花磚博物館是徐嘉彬善待老屋、守護家人及回饋故鄉的展現。

買房不是小事，他和太太商量許久，最後太太一句「喜歡就買吧」，讓徐嘉彬決定將上千萬積蓄全數投入。旁人看他或許過於衝動、浪漫，然而衝動的結果竟是如此美好，當初若是考慮過多，可能就沒有勇氣踏出這一步，也不會有花磚博物館的誕生了。

百年老屋的經典傳奇

整修之前必須先拆除，這一拆，老屋的往昔就像層層覆蓋的生命旅程，每拆一層就是一段回憶，理髮店、漫畫屋、火鍋餐廳…。慶幸的是設備雖已老朽損毀，但表面的裝潢拆除之後，內部的木料幾乎完好如初。除了外牆與2樓地板為水泥建造外，其餘皆為木造，而且是上等的檜木。於是徐嘉彬將內部的木結構全數保留，並

請來嘉義當地經驗豐富的老匠師以傳統工法將老屋「復舊如舊」。與此同時，徐嘉彬努力爬梳老屋的歷史，透過在地耆老的解說，老屋的原始樣貌愈見清晰。

花磚博物館成立之後的某一天，最原始屋主的後代前來參觀，關於老屋的前世今生終於完整呈現。原來，目前所見的老屋是原屋主蘇友讓重建的第二代木屋。他是日治時期「德豐材木商行」的創辦人。民國初期，嘉義是臺灣重要的林業中心，而緊鄰鐵道的林森西路是嘉義著名的木材街，從阿里山運送下來的木料都集中在此處理。德豐材木商行更是當年唯一擁有製材廠的臺籍廠商。民國27年，德豐行以總督府格局為範本進行改建，一樓是木材商行，二樓就當作住家使用。蘇友讓不僅經商有成，更醉心於藝術的追求，他的另一



桌面上的牡丹花磚，以模板噴畫工法製作，營造出花瓣的漸層感及彩蝶翩然飛舞的意境。



詩意盎然的木造空間，一扇門、一面牆或一個轉角，都傳達出古典文化的迷人氣息。

身分是陳澄波長女的書法老師。蘇友讓飽讀詩書，常舉辦各種詩文競賽；提拔新銳藝術家更不遺餘力，常以購買作品及贊助方式等實際行動予以支持。德豐行除了一樓生意往來熱絡，二樓宅邸更經常高朋滿座，許多文人雅士都常是蘇友讓的座上賓。如此生動鮮活的故事，更賦予這棟百年老屋傳奇的色彩。對徐嘉彬來說，有很多屋主的故事是可以去追尋的；當老屋在的時候，故事就在；當老屋消失不在，故事也就隨風而逝了。所以他以最原始傳統的工法修復老屋，這是他善待老屋的方式之一，不僅給花磚一個永遠的處所，也持續守護老屋，將原屋主的精神及其故事留予後人。

「 優美雅致的展示空間 」

歷經兩年的修復，民國 106 年年底，重生後的老屋以嶄新面貌再現，臺灣第一座花磚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。館內展示的花磚皆來自古厝及老屋，原本可能淪為垃圾遭到丟棄，因為徐嘉彬的關注及搶救，使這些花磚得以存活下來。別人眼中的垃圾卻是徐嘉彬心目中的珍寶，經過修復與整理，再從上萬片之中篩選出千片左右的花磚，作為花磚博物館的館藏及常設展出。

位在熙來攘往的林森西路上，外觀低調，入內之後，觸目可及的花磚拼貼藝術讓人目不暇給。進門右手邊的花磚因難以卸除乾淨而連同古厝屋瓦或泥牆一併展示，呈現老屋原始風貌。左手邊的一整面



歐洲風格濃厚的十字紋玫瑰花磚，右半部以腰帶磚拼貼成幾何圖形花樣，典雅又浪漫。



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象徵福氣與愛情的玫瑰蝴蝶花磚，始終深受喜愛。

花磚牆，每一片都裱上木框，整齊劃一的木質紋理襯托出花磚的優雅與尊貴。這面花磚牆都屬狀況最好的花磚，修復時也未再補色上色，百歲花磚釉彩卻依然鮮豔明亮，讓人難以置信。花磚博物館的特別之處在於，來訪者不僅可盡情拍照，還能觸摸實體，用肌膚直接感受高浮雕花磚、淺浮雕花磚、線條結構花磚或平面花磚等等的差異。沿著木質樓梯拾級而上，緩步移動於二樓的木造空間裡，感受百年前的時代氛圍，彷彿得以窺見當年藝文沙龍的畫面與盛況。不論是貴氣的紅眠床、纏足婦女坐的纏腳椅、銜接樓上樓下的階梯，以及精巧華麗的各式家具，上頭鑲嵌了花磚，就是家世與財力的展現。

“ 每一片花磚都有自己的故事 ”

花磚有三種尺寸及規格，第一種是 15.2cmx15.2cm 的正方形花磚，是最廣泛使用的標準型花磚。第二種是 15.2cmx7.6cm 的長方形花磚，主要作為邊框之用，圖案多為連續性且重複，代表綿延不絕的祝福之意，又稱「腰帶磚」。第三種是 7.6cmx7.6cm 的小正方形花磚，主要搭配腰帶磚在邊框的四個角使用，所以也稱為「轉角磚」。屏東「金良記古厝」的「中國結花磚」，結合上述三種不同規格的花磚，組成傳統中國結樣式，徐嘉彬將此獨一無二的設計，複製還原於花磚博物館內，讓更多人認識。

花磚造價不菲，只有最富裕的家庭才



有能力使用花磚為屋宅妝點門面，是家族實力的彰顯及財富的表徵，因此多以象徵吉祥、福氣的鳥獸花卉瓜果為圖案。譬如石榴及葡萄表多子多孫，桃子與佛手柑表長壽，蝴蝶表福氣，玫瑰象徵愛情，牡丹則與富貴畫上等號；在當時，玫瑰、大理石花、康乃馨等都屬外來種花卉，花磚使用這些圖案，也代表著屋主思想前衛、品味時尚的新潮作風。花磚圖案寓意深遠，有傳統意象的「連年有餘」，也有構圖新穎



復刻自「金良記古厝」的中國結花磚，涵蓋標準正方形花磚、腰帶磚與轉角磚三種規格，新穎別致、創意十足。

的各式花卉。從一面花磚牆就能看到百年前臺灣大戶人家的生活態度與樣貌，這樣的功能性也只有博物館能做到。

此外，花磚也大量運用在家具上面，博物館內展示的一對「纏腳椅」和「媳婦椅」，前者的小抽屜是專門用來放纏腳布的；這兩張椅子，充分顯示了舊時代的傳統思維與文化。在新舊交融之中，更多想法、創意油然而生，這也是徐嘉彬成立花磚博物館的主要目的。他認為花磚文化不應只有保存，所以他開設博物館，讓更多人親近花磚、了解花磚，自由擷取意象、靈感或知識，展開新的設計，並進而產生、創造出新的花磚文化。



古代的富裕家庭連座椅都講求規矩，圖為「纏腳椅」及「媳婦椅」，前者還附有擺放裹腳布的小抽屜，上頭的花磚圖樣分別為百合與牡丹。



為了搶救花磚，徐嘉彬總在第一時間付諸行動，即刻救援。

「花磚的復刻與再製」

老花磚的維護、保存、研究需要固定經費，加上博物館的營運，對徐嘉彬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，但復刻花磚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標。民國 106 年，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學生來訪，讓他興起在網路募資的想法，沒多久，「復興臺灣老花磚」募資計畫出爐，募資金額設定 15 萬元（單一款花磚模具開發費用，不含後續初胚、手繪、燒製等費用）。計畫一上線就極受關注，短短 12 小時就達標，最終募得的資金超過 500 萬元。這份支持與鼓勵，讓徐嘉彬備受感動，傳揚花磚文化的使命他已責無旁貸。

復刻花磚是當務之急。徐嘉彬拜訪了多位臺灣陶藝家與多家陶瓷工廠，歷經瓷土研發、鋼模設計、釉色調配、上釉技巧、燒製技術等工序，無數次實驗與失敗，終於開發出「立體手繪花磚」與「彩釉花磚」

兩項專利商品。至此，在全世界已經停產百年的花磚，率先在臺灣恢復生產。幾年時間，花磚再製的名號響遍國際，來自海內外的訂單亦紛紛湧入，大面積的採模具輔助的半手工量產，其餘則由純手工完成。因適合的藝師已鳳毛麟爪，而且一位師傅一天只能生產 3 至 4 片花磚。如此「慢工」，顧客卻無怨言，因為他們知道，手工的價值無可取代。「孔雀花磚」即是。這是一組由孔雀圖騰拼貼組合而成的花磚，全臺所剩無幾，藉由作品復刻，美麗的孔雀再現，晶瑩剔透的釉彩閃閃發光，藝師精湛的手藝，讓作品更具收藏的價值。

徐嘉彬曾說，花磚有很多的祝福，可以把家人的凝聚力結合在一起，對他而言就像家人一樣，有「家」的感覺。所以，成立花磚博物館，或許就是他守護老屋、善待花磚，以及深刻連結家人的一種最溫柔的方式。🍵